

昔日风景——拉大板车

文/孙瑞

现在大概上去四五十岁的人都能记得,过去莱阳运输业风靡一时的小地排车,可谓是主宰整个运输业市场。三十多年前,由于处在计划经济时期,汽车运输在过去可谓凤毛麟角,再加上交通道路不畅,严重制约和影响交通运输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。当时莱阳向外运输的苹果、莱阳梨;外地运到莱阳的煤炭、木材、钢材、面粉、油料等,大多是通过火车运输,由此莱阳火车站拉地排车营生应运而生。

拉排派车莱阳人呢称“拉大板车”。拉地排车的人一般都是三四十岁的壮汉,这些人大多都是城郊的农村大队的运输队的成员。记得七九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,第一次看到莱阳城通往火车站唯一一条道路上,当时叫莱冯路(后来八四年莱阳撤县设市改为五龙路)活跃着一群拉地排车的农民,他

们把直径一米以上的原木、大桶油、煤炭、白糖等物资,从火车站往城里拉,每个人大约装在地排车物资上一两千斤,这些农民,光着脊梁,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,腰里挂着一个军用水壶,弯着腰,赤着脚,吃力地像老牛耕地一样,一步步往前挪行,汗水不时地吧嗒吧嗒地往地上滴,拉一道,流一路,非常辛苦。物资拉到城里后,这些农民就自己用手把物资卸下来,然后再回去拉第二趟。

往回返的时候,他们发明出既省劲又快速的办法,就是把地排车的两个带轴轱辘,往中心轴前挪一米左右,由于地派车平衡失调,所以他们就骑坐地排车的前面,一开始跑几步,然后两脚抬起,地排车靠着惯性,向前滑行十几米,然后,一只脚放在下面,一敲腿一滑行,一敲腿一滑行,农民们嘴里还不断哼着小曲。当时

由于好奇,我不停地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好笑,从中也分享到他们的喜悦和快乐。

我们单位原来叫国营莱阳县糕点厂,计划经济时期,面、油、糖等所有物质,全部国家调拨,由于单位没有汽车、拖拉机等,每年都是几千吨原料,而运输的这些原料的大部分全靠拉地排车的农民人力拉卸。这些农民,力大无比,一个人就能把200斤一包的赤糖(又叫古巴糖)搬在地排车上;把一桶花生油运用自如地装卸运输。中午休息的时候,他们就坐在树荫下,揭开自带的饭盒,拿出来玉米饼子、煮地瓜什么的,就着大葱、大蒜,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。有一次,我单位有几位拉猪油的农民,在卸货的时候,油桶盖子由于没有盖紧,溢出部分猪油,他们用手摸着猪油往嘴里舔吸,然后用玉米饼子粘着流出的



资料片

油,吃着很香很香。
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,拉地排车的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!现在改革开放30年来,莱阳市各行各业日新月异,运输业可谓是嬗变。如今交通发达,火车、汽车、物流、配货站遍及城乡,汽车数量有当时的十几辆,达到现在的几

十万辆。运输业的发达带来市场的繁荣,今天下树的莱阳梨,明早就到了北京、上海居民的家中。

拉地排车这道昔日风景,更像一本尘封多年发了黄的旧挂历,翻开时使人流连忘返;酷如一壶珍藏多年的美酒,让人打开时醇香可口,难以忘却。

小山村的路

文/周玉礼

当年的小山村已经不复存,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的城镇,正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着,此真可谓日新月异!如今再一次相逢在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小山村,让我想起那次壮举,怀念那条改变全村人的命运的柏油路,贫穷的小山村也因这条路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闪回十一年前——一份份包含着人们赤心的捐资汇聚齐

了。“修马路了……”孩提时小伙伴们这样呼喊着,欢呼雀跃!人们奔走相告,一时间全村似过年一样热闹!

在“科学规划、合理布局、节约土地,方便群众,使公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益”的原则下,柏油路开始了修筑,工程开工时正赶上盛夏,在炎炎烈日下,修筑柏油路劳动强度大,环境差,条件艰苦可想而知,但机器的轰鸣,就如同阵阵催人

奋进的号角,响彻小山村。工程历时三个月长五十公里的柏油路建成并全线贯通通车。

日月如梭,转眼十年过去了!如今省道经过这里,在当年那条柏油路的旧址上又重新修筑了一条大道!两旁绿树掩映,枝头细风嬉戏,汽车穿过叶隙的阳光在平坦的路面上留下斑驳的碎影,人们徜徉在这如诗如画的田野风光里!穿行在此路段虽已不再是旧模样,但依

然能感受到旧柏油路所带来的温存。宽敞整洁的公路上,不时有头戴橘黄帽,身穿黄马甲,手拿铁锹或扫帚的忙碌身影映入眼帘他们是公路的保洁工。他们的辛勤汗水换来了条条大道的畅洁绿美!

现在“小山村”的路更宽了,出行更便利了!企业就在公路边,农民发展民营经济的积极性更高了!小山村的现代工业从无到有,从小到大迅速发

展,到目前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。此外宽阔平坦畅通靓丽的公路还极大地改善了城镇环境面貌,提升了当地形象,增强了来此客商的投资信心!促进了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工作;促进了农村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。

公路网的形成已成为社会多种效益连锁反应的催化剂,也是一项带来农村革命变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的富民工程!

连载

6

夜谈

段春的事憋在杨涛心里让他寝食难安,凌晨的时候,他来到黎秋房间,“您说段春现在会在哪里呢?”

黎秋沉默了良久,说:“根据我的判断他决不会在滨江,有可能在市区或者其他县里的某个宾馆里。纪委双规是要取得他的口供,只有他招供了才会移送送到检察院提起公诉。”

“您说他会招供吗?”杨涛担心地问。

“以我对段春的了解,他不是个软骨头。现在还不知道他究竟是因为什么事被纪委调查的,按说他已是人大副主任了,不再处于权力的风口浪尖,是什么人揪住他不放非要置他于死地呢?”

“我猜还是工程方面的事。他当建设局长八年,又当了五年分管城建的副县长,虽说他行事比较低调,但在工程‘蛋糕’的分配上肯定会得罪不少人。近几年网络上对他的诤议也比较大,这次被调整为人大副主任,就是变相地保护他,哪知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。”

黎秋点点头说:“我猜也是这样,现在工程上马千部下马的事多着呢,工程腐败案件频发就是因为掌管工程发包权的官员权力太大。小涛,你和段春共事多年,又是他的领导,这件事不会牵连到你吧?”

杨涛端起水杯一口气喝了,然后对黎秋说:“干爸,段春的事我是有责任的,我们俩都是你的人,所以对他我完全信任,没想

到这信任却害了他。去年实施的路灯改造工程没有公开招投标,投资超出预算一倍,市民反映强烈,举报信满天飞,玉顺同志发了很大的火。本来县委准备让段春同志进常委班子担任宣传部长,因为这件事情改任人大副主任,这些情况应该是清楚的。现在遇上这种情况,您还是要帮我拿拿主意,一旦段春说出了一切,或许您明天就见不到我们这些人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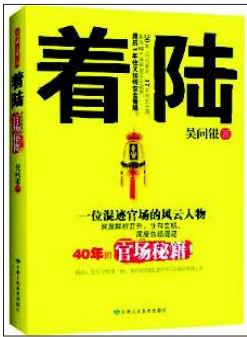
黎秋脸上的表情沉重许多,两道眉毛也紧锁在一起。他知道一旦杨涛保不住了,自己也将受到牵连,十多年来对抗组织调查多少次风浪都过了,现在退下来基本上算是“平安着陆”,难道飞机落地后还会“滑”出跑道?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,只是概率太小了。

“这要看你们的造化了。我跟你说一件事,你还记得昨天是什么日子吗?”

杨涛思想了一会,记起来了,原来黎秋是拿中国引渡余振东说事,这件事印象深刻,当时他们在一起吃饭,电视上正放这新闻,“记得,您是指引渡余振东的事。我记得您当时还说过‘逃到天下都是逃,为什么要逃呢?逃出去就全暴露了,不逃事情反而更好办,法不责众’。是这么个意思吧?”

黎秋露出久违的笑容,说:“很好,你能记住我的话表明我没有看错你。那天的情形大家表面没有

流露什么,其实内心里都很恐慌。我暗中观察了许多,发现只有你和段春两人很平静,这让我很欣慰。现在的社会大官大贪,小官小贪,无官不贪,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,我们慌什么、怕什么?完全没有理由嘛。这些又慌又怕的人,说到底还是思想障碍的问题,古人云‘窃铁者诛,窃国者为王侯’,心理素质不过关成不了大事。纵观那些出事的贪官,他们很少是被查出来的,而是自己把自己打倒了,一到纪委那里就竹筒倒豆子,一五一十全交代了,甚至屎渣子都说出来了,什么性爱日记、阴毛标本、情妇MBA管理,说这些做什么呢,与其苟且偷生被世人耻笑钉上历史的耻辱柱,还不如一死了之把秘密都带进坟墓里。”



◆书名:《着陆》
◆作者:吴问根
◆出版社: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16

这天晚上,房门被推开,一个清秀斯文的中年人走了进来,他叫黎百胜,是赌王的助手之一,他直接表明来意:“你还在考虑那个条子?”

苏树东点头。虽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,但是察言观色几乎是所有从贫穷生活走过来的人的特长,苏树东作为威胜公司的特使去拜访赌王的时候,就看出黎百胜是赌王身边重要的几个人之一,他可以对别人无动于衷,但不敢怠慢这位赌王在白云湖的代言人。

“如果说面对面的单挑,我认为你永远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”黎百胜毫不客气地宣布,“除非你使用武器,或者某些有用的诡计。”

“因为你是保安公司的经理。将来整个保安公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替赌场服务,所以你这个,对于我们的赌场,非常重要,也可以说,你是我们赌场半个人。”

“你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是什么?对于整个赌场来说,是安全,对于个人来说,也是安全。今晚我来,就是想劝你不要再做蠢事,再说,你赢了,又有什么意义?能够给你带来几百万的赢利?”

苏树东低下头,继续沉默。黎百胜在心中叹了口气,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可能要辜负赌王的期望了。

“我说过,你算半个赌场的人,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你的行动,将影响我们

的赌场,比如你的单挑,如果我们把它上升到一个高度,跟我们赌场的形象和名声有关系,所以,我不希望你输,更不希望你输得很惨,作为将来会一起合作的朋友,我愿意替你想办法。”黎百胜摸出电话,拨号:“到苏经理的房间来,我在这里。”

他对苏树东笑笑:“我让朱兄弟来陪你练练。他应该比眯子要强一些。”

朱中华,身材跟黎百胜差不多,但更结实,相貌平平无奇,目光也没有带着所谓的杀气,混在人群里,就是一个普通的路人。然而实际上,他是西南黑道上有名的狠角之一。朱中华当年参加过中越战争,职务是特务连的尖刀排长,十年前被赌王网罗,现在已经成为赌王最信任的保镖之一。

“你想怎么打?”朱中华问。

苏树东不太明白,朱中华解释:“你想把他打残?打服?还是仅仅打倒?”

苏树东吓了一跳,如果不是黎百胜特别引见,如果不是朱中华那种冷漠镇定的表情,他肯定认为自己遇上了一个疯子。

“他跟你相比,肯定占有优势,他系统训练过,但是他跟我相比,算业余。我教你,打他这样一个普通的警校生没有任何问题。”朱中华似乎猜到了苏树东心中的疑惑,慢慢解释。“打残最容易,今天也行,只要用点心思或者器材,你要他在



◆书名:大哥Ⅲ
◆作者:庹政
◆出版社:鹭江出版社

床上躺多久就躺多久,只要你下得了手;打服最难,遇上有些硬角可能永远办不到,你跟我学一年,应该会有希望;打倒就难说了,我不了解你的身体情况。”

“那就是打倒他。哪怕一次也行。”苏树东找到了合适的答案。

朱中华脸上浮起一丝冷笑:“那就这样吧,我想你应该是这样想的。”

接下来十天,朱中华对苏树东进行了某种魔鬼训练,这是体能。技巧方面,他重点在理论,他不厌其烦地给苏树东讲解人体的构造,人体几个重要的部位,多少力量击中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,让对手昏厥或者暂时瘫倒。

他教给苏树东的招式只有连环三击,这是专门用来对付顾军的。